

许国璋文集

— 文学与文化卷 —

王克非 韩宝成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许国璋文集

文学与文化卷

王克非 韩宝成◎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许国璋文集. 文学与文化卷: 汉、英 / 王克非, 韩宝成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135-6808-1

I. ①许… II. ①王… ②韩…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汉、英②文化学—文集—汉、英 IV. ①C53②I0-53③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8488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刘为华 马爱群
装帧设计 彩奇风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5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6808-1
定 价 65.00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www.fltrpstore.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68080001



序

今年是许国璋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年（1915—2015）。

先生是 20 世纪中国外语界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位拥有千万学子的传奇导师。他的世界胸襟、哲人睿智、深厚学养、人文关怀和他孜孜探求的精神、自信自强的风骨，在他离世 21 年后的今天，仍令人感佩，令人缅怀。

一个人的肉体生命是有限的，但他的精神生命却可以由于他的思索、他的创造，长久地延续下去。他的著述，那不泥于习不惑于常的见地，独具风格的鲜活的语言，演说般富有感染力的表述，对于我，以及许多的读者，总有一股恒久的魅力。

请看先生独到精当的语言观：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

一段不长的文字，包含了对语言多么新颖而深邃的认识！

请看先生对外语教育改革的解读和期盼：

许多院校十年来的教改成绩是可观的。上海交大的科技英语从一个点推广到三十多个点，上外一个英语系分出五个专业，尤为突出。清华从工科大学发展到既有理工又有文科和社会科学的新型大学，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态。清华现在有十几门文科选修课，包括：西方近代思想史与西方现代哲学、分析哲学、世界三大宗教、文艺心理学、国际经济合作及承包概论、高科技与社会、美学讲座、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学派、世界电影名片赏析等。学生求知如饥人觅食，猛不可挡，学校不得不将名额分配到系，以护秩序。人们说，有理工素质的文科学生和有文科素质的理工科学生将是我们教改的希望。

在先生晚年所写的 18 篇“编者的话”里，满是对外语教育及其改革的热情和指引，其心所系，跃然纸上！

请看他对世界文化活动的认知：

一九九二这一年真有意思：竟有三件大事集中在西班牙。一是奥运会，二是世界博览会，三是哥伦布西航五百周年纪念会。三事之中，纪念会主要在美洲。一、二两件最足以代表西班牙身处西欧边缘而勇于迎接世界的开放精神和自信精神。奥运会开幕式，上溯希腊诗神的圣洁，追念长矛刺魔的中世纪骑士的骁勇，近及风雨千里把和平信息遍撒人间的神鸽，真可谓寓意深远，构

筑恢宏。这是四百年盛极而衰局面的结束，是新地中海精神的赞扬，是自强不息的神火在烧，是那种长裙细步、方阵变幻的布局不能比拟的。

真是一篇上下百年、纵横捭阖、谈古论今的美文！

这就是文如其人。这就是如火传薪。许多人只知道许先生是《许国璋英语》的编者，是英语专家，殊不知他更引以为自豪的是他深广的学问和独到的论述。

一生勤勉、好学善思的许国璋先生，把他的学识凝聚在了这一行行的文字里，使读书人和后来者开卷受益，不枉先生智慧的结晶。

许先生著述的收集整理始于25年前。1990年秋天，我随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已一年多，先生75岁。其时，他常告诉人们：日读新书，日有新见，享受智力增进的快乐——浑然不知老之已至。但他终于还是想到了应当将过去写下的东西加以收集和整理。一天，他把这件事郑重地交付给我。未敢懈怠，两周后，我将泡图书馆、钻资料室搜集来的先生各种文字约七十多万字一一呈报。先生大乐。他没有将自己写的文字留下一份的习惯，也不为填什么表而统计，因而不知道自己究竟写了多少文字。他大半生精力在教坛上传知解惑，以为自己最多不过写了三四十万字的东西。七十多万字显然超出预料，自然喜出望外。半年后，《许国璋论语言和外语教育》编成，这本书的书名体现了他一生所致力两个主要领域。但全书四十多万字，校样七百多页，我建议分两本出。先生始犹豫，后首肯，于是有了外研社1991年8月出版的《许国璋论语言》。

这本《论语言》出版很快，纸张、印装也是上乘，许

先生基本上是满意的。我建议趁热打铁，将论外语教育和论文学、文化及翻译等问题的两本集子也分别编好出版。许先生想了想，觉得还是应更充实一些才好，于是搁置下来。不料，先生 1993 年夏从欧洲讲学归来竟一病不起，以致生前未能看到自己的另一部分心血印成书卷。

我跟随先生多年，深知先生治学律己甚严，没有一篇文章是一挥而就即可付梓的，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小至字词标点的修饰，大至成段的删改或添补，即便出了校样也可能作大刀阔斧的改动。在收集和编辑他的文集时，从文章的挑选、排序到全书的结构，他都一一垂询我的意见，并让我在编辑过程中仔细推敲，提出需要修改之处（我通常用铅笔修改或质疑），他自己再看上一两遍，择善而从，决定最后的增删取舍；个别篇章他衡量后到二校时还毅然拿下，绝不过分自珍。有时在看校样时他仍大刀阔斧地删改，甚至干脆将某篇不太满意之作整个撤下，其谦冲自牧，让我深受教育。熟悉的或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书中有若干篇曾发表过的论文在收入集子时，从题到文都有了变动，或更为准确，或更为充分，从中，也不能不感到许国璋先生对学术的严肃态度和严谨学风。我也常给许老誊抄论文，记得改动最大的是他 1990 年初春写成的《文明与文化》。这篇一万多字的长文，几乎每一页上都有蓝笔、黑笔、红笔的字迹和划线，页边还多处补贴着大小不整的纸片，添加一些内容于某处。不熟悉许老手稿的人，乍一看，真会觉得眼花缭乱。我在誊抄时也颇费心思去辨认，同时不禁暗想，许老对学术真是精益求精，我们这些小字辈作文章时又有几人能这样反复修改呢？

上世纪 90 年代的初期和后期，外研社和商务印书馆分

别出版过许国璋先生的文集，前者出版的是我帮先生编选的《许国璋论语言》，后者出版的是我将先生全部文稿送去该馆编辑的《许国璋文集》（一）和（二）。在许先生百年纪念的日子里，北京外国语大学校方和外研社嘱托我重新编辑《许国璋文集》。在韩宝成教授及学生的帮助下，我们增收了先生的文字，将一百三十多种著述（包括论文、散文、译文、注释、百科词条、讲话、序言等），分“语言学卷”、“外语教育卷”和“文学与文化卷”三卷出版，分别收录先生所作语言学探索、语言研究、外语教育论述、文化研究、翻译论述、外国文学评析以及散文、杂文、序言、讲话等。这些与先前出版的许先生著述在编选和分类上均有很大不同。先生已故，不能亲手编订他的心血之作使之更为确当了。好在先生的文字俱在，展卷静读，应能领略到其思想的力量和语言的光彩。

二十多年前，为先生编《许国璋论语言》等书，再次仔细阅读了他的所有文章，当时有感而发，写下四句话，就以它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吧：

有情有论文章美，不惑不泥见地真。
树老春深花更著，传薪如火在乾坤。

王克非

2015年10月

目 录

1 莎士比亚十二赞	001
2 爱默生论莎士比亚	018
3 新兴的一种小品文——视播小品	032
4 鲍士威文稿及其他	041
5 鲍斯韦尔, J. (James Boswell 1740—1795)	061
6 吉朋自传片段	063
7 雪莱的《云》	075
8 弗瑞德列克·达格勒斯——一百年前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伟大领袖	083
9 Areopagitica (Milton)	097
10 Sunday in the Country (J. Addison)	118
11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Gibbon)	128

12 “现代化”的语义学及其他·····	170
13 西方文化史选读·····	187
14 文明与文化·····	196
15 《圣经》和它所代表的文化——《欧洲文化读本》 的第一章·····	221
16 耶稣其人其事·····	244
17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与西方文学的接触和他的哲 学探索·····	264
18 Lu Xun's Lehrjahre in Japan and His Philosophical Quest ·····	287
19 学术论著的翻译——以罗素《西方哲学史》论 文艺复兴诸段为例·····	301
20 西方三位译家述评·····	318
21 对某些已有定译的术语的重新思考·····	346
22 金岳霖论翻译·····	353
23 Well Aimed and Well Loved ·····	364
24 Yes, Such Inspired Scenes Did Exist ·····	367
25 纽约马拉松散记·····	374
26 读书诸相·····	383

27 在《读书》座谈会上谈读书 (1984.11.5)	388
28 知识分子要读书争气	390
29 一种价值观	409
30 祝清华文科新生	410
31 回忆学生时代	412
32 饮水知源 敢忘所自	425
33 在 1986 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428

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所撰词条

34 语言 (language)	431
35 语用学 (pragmatics)	441
36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448
37 翻译 (translation)	455
38 博厄斯, F. (Franz Boas 1858—1942)	463
39 雪莱, P. B.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465
40 艾迪生, J. (Joseph Addison 1672—1719)	474
41 约翰逊, S. (Samuel Johnson 1709—1784)	476
42 斯梯尔, R. (Richard Steele 1672—1729)	480

1

莎士比亚十二赞^{*}

第一赞（1609年）

〔莎士比亚自赞〕

“呜呼此话是真：

四方云游演出，扮成各种角色，

脑汁我自绞尽，珍品却是贱卖，

多年脾气难改，亲密新交闹翻；”

——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10首

注：莎士比亚1564年生，1585年到伦敦谋生，1592年演剧，大约演二十年戏，家道小康，1613年退休故乡，1616年死。在他的抒情诗里，经常露出淡淡的悲哀。德国十九世纪哲学家尼采写道：“读书总有感，读莎士比亚，则为之心碎。此人准是尝尽人间辛酸，不然何以甘愿当一丑角。”

^{*} 原载于《外国文学》1981.7。

第二赞（1623年）

〔读之，再读之，又读之〕

海明 康代尔

“莎士比亚模拟自然，表达自然，心之所至，笔随意到，脑有所思，便成文章。交印之稿，鲜改一字。虽然，余等书商，责在集其稿而印之，何敢多所赞誉。赞誉之责，在读者诸君。诸君职司各异，趣味不同。读莎士比亚作品，当觉文采引人，爱不忍释。莎士比亚之才，世莫能掩，亦莫能忘。读之，再读之，又读之，可也。诸君如有读而不喜者，即不解莎士比亚，窃不能不为诸君危。不如请益喜读莎士比亚之辈，或有以引导。如以他人引导为多事，则何妨自为引导，亦何妨进而导人。莎士比亚有此等读者，余等心愿足矣。”——自海明与康代尔所编，1623年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所作序言。

注：这是两个伦敦出版商为著名的1623年第一对开本所作的序言的最后几句话。莎士比亚的英国，读书识字的人不多，是在文教开创时期。因此序言开始说：“致鲍学之读者，直至仅能识字之读者：君等人数有限，出版者十分重视。此书命运如何，端赖君等之力，即君等之脑力与财力。”它是一篇说明莎士比亚时代背景的第一手文献。

第一对开本收莎剧三十六种，与莎士比亚全部戏剧创作仅差一二种，是非常珍贵的本子。版本学者已考出现存世界各国莎剧第一对开本共有多少，各存何处。倘有易手，是头版新闻。这两个书商“集其稿而印之”，为“莎学”立了大功。

文中说：“不解莎士比亚，窃不能不为诸君危。”可见，当时莎剧非常行时，看不懂，人要取笑的。“不如请益喜

读莎士比亚之辈，或有以引导，”这是提倡对文学评论的尊重。

“何妨自为引导”是文学趣味的培养，“进而导人”是文学趣味的传播。几句话，说明一代文学的风尚，说明新兴的城市中产者在学风雅，也说明莎剧读者层的形成。

第三赞（1623年）

〔莎诗是为百世，非为一代之人〕

本·琼生

“何敢同行相忌，	让我尽情赞誉。
君之作品丰伟，	诗人与诗神之笔，
不能尽状其美。”	

*

“我愿为此言，	莎士比亚，
时代之英，	世人誉汝，
汝娱世人！	剧台之上，
谁与比伦。”	

*

“诗人乔叟，	又斯宾塞，
均葬威寺。	我谓莎氏，
即令复生，	不必移此。
剧家波芒，	岂令移厝，
以寝莎氏？	夫彼莎氏，
文在誉在，	诗在碑在，
何必威寺？”	

*

君少拉丁，	更鲜希腊。
-------	-------

誉汝美汝，	何求古人？
希腊悲剧：	依斯库斯，
优瑞底斯，	沙福里斯。
“罗马悲剧：	巴克俄斯，
又：塞纳加。	诸悲剧家，
汝其复生，	其观莎剧，
悲社动容。	如言喜剧，
希腊罗马，	自视不凡，
后人师崇。	唯有莎氏，
堪与匹敌，	英伦足傲，
全欧倾倒。	莎诗是为百世，
非为一代之人！”	

——自 1623 年莎剧第一对开本献诗

注：这是第二赞里提到的稀世珍本的又一篇前言：本·琼生给莎士比亚的献诗。

本·琼生是莎士比亚的好朋友，又都是戏剧家。和莎士比亚不同，琼生又是文学评论家。他通古典文学，而莎士比亚“少拉丁，更鲜希腊”。这句话琼生说了以后，常为后人引用，它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价值观念。在那个时候，一个人的学问，是用通不通古典语言衡量的。后代的人看法有所不同，下面还要提到。

这篇献诗里“莎诗是为百世，非为一代之人”是历来传诵的名句。它写于莎士比亚死后第七年。无须借历史的透镜，就能看出莎士比亚的伟大，琼生是个了不起的评论家。琼生写这一献诗的时候，乔叟已享二百多年的诗名，斯宾塞已有几十年的盛誉，波芒的戏在伦敦上演，与莎士比亚争短长。但是琼生诗里推崇莎氏，胜过他人。在琼生的散

文集《发见》（1641年出版）有这样一段话：

“尝闻莎剧演员云，莎士比亚下笔，不论所写如何，从不涂改一行。余曰：彼诚能涂去一千行，斯余所希望。演员以我言为恶言。世人不察，世之美称莎士比亚者，正是莎氏之短。余故言此以纠弊。斯言也，出于至诚，盖余爱莎士比亚，敬之重之，直至顶礼膜拜；绝不下于世人。”

这段文字里一则说“彼诚能涂去一千行，斯余所希望”；一则又说“顶礼膜拜”。琼生是个非常真诚的评论家。正是真诚的评论家说出了伟大的预言。又上文“敬之重之，直至顶礼膜拜”也是名句。

威寺，威士敏斯特寺，在伦敦，英国许多著名文学家葬此。

第四赞（1630年）

〔拟莎士比亚墓志〕

弥尔顿

“何劳十年徭役，	为他垒石树碑？
莎翁遗骨在此，	后人自来徘徊。”
“岂须高塔耸云，	为使衣冠有塚？
对他每件遗物，	人们屏息敬重。”

——自《向莎士比亚献诗》，作于1630年。首见于1632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剧第二对开本卷首。

注：弥尔顿出生于1608年，时莎士比亚已44岁。莎士比亚演戏的剧院，与弥尔顿居宅近。善做文章的文学史家说：“莎士比亚应该听得到弥尔顿在襁褓中的哭声，如果这个婴儿也哭的话。”弥尔顿此诗作于1630年，距莎士比亚卒年14年，所以还是同时代人的献诗。第一对开本出版